

彝区搬迁移民的身份建构与物质空间变迁

——来自凉山彝区Y县的调查

肖雪

西昌学院，西昌

摘要 | 彝族移民空间，包含了“移民-空间-实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合系统。在这一空间中，彝族搬迁移民的身份得到强化，同时物质生活空间的格局与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彝族移民空间的形成是在国家和彝族移民群体两个行动主体的互动中完成的。一方面，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是易地搬迁彝族移民身份产生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移民群体自身对外界环境的反应也是极其重要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 |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空间；身份建构；文化变迁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彝族移民空间，包含了“移民-空间-实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合系统。具体而言应包括三个基本含义：第一，彝族移民空间尽管依托于物质空间，但不是单纯指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指的一种社会实践空间，因此在物质上表现为具有地理意义的区域，在行动中表现为行为实践的空间场域；^[1]第二，彝族移民空间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在实践中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因此彝族移民空间负载着社会性，并非一成不变的；第三，彝族移民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复合体，跟彝族移民有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交汇在其中。

1 彝族移民身份的建构

“建构”一词最早是由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提出的，他们在其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认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解释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认知行为再生产出来的。^[2]Y县彝族移民群体

基金项目：2021年凉山州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资助项目“文化变迁与社会融入：空间视阈下凉山彝族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项目编号：202147）。

作者简介：肖雪，博士，西昌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彝族传统文化。

文章引用：肖雪. 彝区搬迁移民的身份建构与物质空间变迁——来自凉山彝区Y县的调查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4, 6 (3): 821-827.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3076>

因有着同样的搬迁经历的情感认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对移民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移民身份也是国家扶贫政策落实的结果，因此，彝族移民的身份建构一方面指彝族搬迁移民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社会位置，另一方又指彝族移民基于群体特征而建构起来的社会身份，尤其是该身份所对应的资源优势、权利、保障等。^[3]

1.1 集体身份的获得

凉山彝族自治州根据国务院精神，在 2015 年 7 月 25 日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提出了“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特色产业发展一批，移风易俗巩固一批，治毒戒毒救助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医疗保障扶持一批，创新创业致富一批”的扶贫计划。^[4]

在国家和凉山州扶贫政策逐一落实的过程中，Y 县彝族贫困村从 2014、2015 年精准识别开始，2016—2018 先后搬入政府规划的移民安置点中生活。正式搬进安置房后，Y 县政府根据国家和凉山州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配套发放给搬迁移民桌椅（一张桌子、四把有靠背的餐椅）、铁柜、沙发四件套。每个村根据帮扶单位、帮户责任人的经济扶持力度，赠送的物品也有所区别，如 BG 村赠送了电视机、SH 村赠送了洗衣机）。在享受到政府各种补贴的同时，各村还积极发展集体农业、畜牧业，培训农民工到对口帮扶地——广东佛山务工，并对每户进行经济补贴；开设农民夜校；适龄儿童无条件就近就学等。通过逐步落实国家和 Y 县地方政府一系列的举措后，一方面，Y 县集中安置点的彝族村民自正式进入安置点入住后，便获得了移民身份的官方承认；另一方面，这些搬迁的彝族村民户籍仍归原籍管理，并不转入安置点所在地的户籍管理系统。由此可见，Y 县彝族搬迁移民身份建构过程深受国家和地方扶贫政策的影响，而他们也积极适应与新环境相符合的身份。

1.2 日常身份的认同

“社会建构”和“身份认同”通常被认为是探讨某个社会群体身份时一对有效的分析路径。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作出辩证性的描述。^[5]由此可见，身份建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制度性的建构，另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认同。

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种推论：凉山彝族移民身份的确立，不仅有赖于国家扶贫政策上的安排，而且与彝族移民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密切关联。尽管进入了安置点居住便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 Y 县彝族移民与过去生活的完全中断。调查发现，这些彝族村民对以前的劳作生活图景和邻里关系记忆犹新。

集中安置使彝族搬迁移民安置点成为标签化的社区，彝族搬迁移民身份由此被强化。此外，不同社会网络与交往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搬迁彝族农民的身份认同。安置区同一村社相对集中的居住环境，人际交往的主体仍然是熟悉的村民，导致了居住空间内地缘、血缘等强关系网络的存在。^[6]

2 彝族移民物质空间的变迁

Y 县位于凉山州北部，有着悠久的历史，因越过嵩水设郡县而得名。1959 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 Y

县，辖5个镇，36个乡（其中1个民族乡）。Y县交通较便利，中冕公路开通后，至州府西昌的距离缩短到135公里，境内成昆铁路通车里程达79公里，省道208线由北向南贯穿县城。

进入Y县，沿着县城主街道往北行驶，距离县城8公里左右，位于公路右下方就是XM安置点。XM安置点地势平坦，位于镇河坝地区。在安置点建设完成之前，这里绝大多数村民是汉族，实施整体搬迁政策后，XM镇变成了彝汉杂居区。XM安置点共安置了5个村200多户村民，由县政府给政策、各村自行联系购地、政府出资集体建设而成。DR安置点距离县城约15公里，在公路下方，共安置了4个村150户左右的村民。DJ安置点离县城10公里左右，在公路上方，房屋沿山体自然坡度向上延伸，共安置3村约80户村民。三处安置点布局整体呈对称分布，住宅分布在主街道两侧，每村仍沿用原来的村名，分别建设有村委会办公楼、电子商务服务点、阅读室、文化院坝、公共厕所、公共浴室、一村一幼教学点等。房屋建造整体以汉式建筑风格为主，在外墙、屋顶等显著位置添加了一些彝族风格的图案和装饰。

2.1 家宅布置变迁：消失的火塘

根据国家和四川省相关规定，“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优先用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建设，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高原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按不低于平均建房成本的80%给予支持”^[7]。Y县彝族搬迁移民按每人25平方米的标准分到了住房，这些住房统一设计、统一装修，除了外部围墙上画有一些具有彝族特色的图案外，整体设计样式就是汉式的建筑样式。安置点新居在修建厨房时，也按照汉族房屋建筑风格设计内部结构，把传统彝族堂屋改成了客厅，取消了火塘。

火塘在彝族居住民俗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每一户彝族家庭生活的中心，彝人大都视火塘为家庭的象征，认为与一家人的命运祸福有密切关联。尤其火塘中的火之熄燃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故火塘里的火长年不能熄灭，称之为“五年火”。除了取暖和照明，火塘还是彝族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家人相聚，或客人来访都围在火塘，孩子们也围着火塘边，边取暖边听大人们聊天，潜移默化中也学到了不少彝族传统文化知识。

此外，彝家火塘不容忽视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是凉山彝族人举行仪式活动的重要场域。搬迁后的新居中没有了火塘的设计，为了解决取暖问题，当地给每户配备了电炉，同时因为环境卫生和安全问题，新居不允许使用明火，不允许燃烧木柴和树枝等，这也让部分彝族移民初期感到还不适应。

事实上，凉山彝族传统文化对于民居型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传统彝族民居的理解，我们不应只停留在测绘民居建筑本身，应同时挖掘记录彝族民俗文化对民居型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民居的空间意蕴与场所精神。^[8]

2.2 村寨布局变迁：分化的“圃子”

村寨，是一个群体聚集而居的空间和环境，以及由此创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9]Y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彝族村民在搬迁前多为村落聚居，聚居地主要为高寒地区，社会经济是农牧兼营，地势险峻，交通不便。

凉山彝族传统村寨主要沿山地的等高线依山而建，整个布局小而紧凑，建筑高低错落，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感受。这种不规则的建筑群体彝族称为“圃子”，是彝家的一种村寨。一个“圃子”的住户通常在十几户至二三十户之间，他们一般都由同一个家支或有社会隶属关系的家庭组成。^[10]

长期以来，凉山彝族的活动基本局限在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宅-村落”的圈层结构内，

除了外出务工人员，其他村落成员之间的流动性频率很难超出镇、县以外的范围，彝族传统村落文化的特点突出，具体表现为：生产互动和生活交往主要以族内的情感、血缘为纽带的依附关系为主；村民们多具有重农和重情的思想，民风淳朴；与邻里之间仍具有传统的“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事大家做”的集体共享观念；在血缘关系上以父系家支关系为主建立谱系关系。

凉山易地扶贫搬迁将彝族村民从原居住地搬迁到移民安置点，一方面极大改善了彝族村民交通不便、居住环境恶劣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有的村落布局，改变了彝族村民行为实践的空间格局。

首先，易地搬迁的移民安置点多在离彝族村民原住址较近的平坝地区或交通便利的公路附近，原来生活在彝区二半山以上的村民们现在都生活在了较平坦的坝区，安置点的气候、海拔、交通条件等与原住地截然不同；其次，原来依山而建，呈高低错落的彝族村寨变成了依道路而建的对称型或扇形居住地，打破了原有彝族村寨的布局；第三，当地政府招投标集中建房，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房屋均为轻钢房或砖混结构，村落布局和房屋内部结构大同小异。每一处安置点都建设有村硬化道路、蓄水池、饮水管道、村幼教点、厕所、村文化室、民风民俗活动坝子（室）、支部活动室、医务室、图书室等村公共服务场所和基础设施，具体建设面积各安置点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略有不同，如，DJ 村建有总面积 2.04 亩的民风民俗活动场所一处，内设 50 平方米的村卫生室，100 平方米的村支部活动室，120 平方米的民风民俗活动室，30 平方米的厕所；SK 村在 DR 安置点拥有总面积 1.5 亩的民风民俗活动场所一处，内设 50 平方米的村卫生室，150 平方米的村支部活动室，130 平方米的民风民俗活动室，30 平方米的厕所等。

2.3 公共空间的转移：民俗文化院坝的兴起

搬迁前，Y 县彝族村民分散在依山而建的村落中，公路、田野、山林都是其公共活动空间。搬迁之后，彝族搬迁移民的私人生活紧缩在分配的家宅内。原来在自家院子、道路和田野边进行的婚丧嫁娶、传统习俗活动等都被转移到了安置点修建的民俗活动坝子上。政府统一修建的活动室、阅读室、广场等也逐渐成了彝族村民闲暇时的聚居点，从前围绕院落进行的社交活动，现在转移到了民俗活动坝子和广场上。

Y 县彝族移民集中安置点的民俗活动坝子通常建在与村委会相邻的宽阔地带。DR 安置点在 2016 年最早完成民俗活动坝子和活动室的修建，DJ 安置点各村先后在 2017 年完成安置点配套设施的修建工作，XM 安置点则在 2018 年陆续完成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工作。与现代都市广场一样，安置点的民俗活动坝子即是彝族村民日常活动、节日娱乐、婚丧嫁娶的大舞台和大场地。民俗活动坝子附近还安装了村民健身器材、乒乓球台，并修建有篮球场。应该说，民俗活动坝子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的建成，标志着 Y 县彝族移民集中安置点正朝着城镇化发展。

如果遇到凉山州电影公司“三下乡”活动时，每当夜幕降临，坝子就坐满了等着看电影的村民。电影多是凉山州电影公司翻译的彝语电影，由电影公司员工义务给村民们播放。民俗活动坝子最热闹的时候是村委会举办大型活动时，如火把节、彝族年表演活动等。遇到村里有人举行婚丧嫁娶，活动坝子就会成为大家分肉和聚食的场所。此外，安置点还会请相关宣讲人员给村民们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和民族工作政策。

2.4 生计空间的转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搬迁前，Y 县彝族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为国家政策性扶贫资金、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由于搬迁

之前村寨的地理位置、交通因素等限制,村民一周或一月才到乡上赶场一次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无法享有消费现代商品的基本条件。搬迁后,移民安置点开设有小卖部,出售一些基本的生活日用品。但村民们仍然热衷于到乡上、县上赶场赶集购物。由于相对便利的交通和居所位置,彝族村民到乡上、县城赶场的间隔时间大大缩短了,平均为3~5天一次,随时有需要随时可到附近市场购买。除了够买物品外,彝族人喜欢赶场还有一个目的,即是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与亲戚朋友碰面交流。

在搬迁以前,彝族村民经济收入多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搬迁后,一方面由于居住地离田地距离远了,耕种没有原来方便,新的安置点因为环境卫生、居住条件等原因不允许或无法在家养殖家畜,富余的劳动力有一部分通过政策性安置岗位后,大多中青年仍会选择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搬迁到安置点集中居住后,村里开设有农民夜校,也鼓励村民通过培训到对口帮扶单位——广东佛山等地务工。

在传统养殖的基础上,Y县移民安置点主要进行农户集中养殖,并对农户进行专业培训和资金投入。如,DB村47户贫困户以每户5只羊和畜草种植形式入股,村集体以一定比例的羊和管理、养殖、销售形式入股,成立了村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底按贫困户70%、村集体30%进行分红,并集中修建了500平方米的养殖羊圈。

EK村成立“合作社”,安排产业周转资金30万元,围绕产业化发展,在种养殖方面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在移民安置点修建养猪场,还依托整村推进资金,购买绵羊、鸡苗等投放给村民饲养,全力助农增收。

此外,安置点根据村民特长和务工单位需求,组织专家对彝族移民进行了技能培训和指导,增加了村民的生计机会。如,依托农民夜校和专业技能培训对所有劳动力开展彝族服饰、彝秀技能培训,村上投资成立了村彝族服饰加工厂,负责生产和销售彝族服;组织专业厨师对彝族村民进行厨艺培训,并进行现场比赛,根据村民学习后的厨艺优劣程度,择优推荐工作机会。另有彝族移民根据自身特长,在培训和指导后,选择了自主经营或手工技艺的工作,如彝族传统服饰上的手工刺绣既需要精湛的技艺,也很耗时,做一件外套的刺绣需要3~4个月的时间,因此付的工费也很高,安置点很多妇女都愿意接这种活,不少人与Y县县城里的彝族服装店有长期合作。于是安置点彝族移民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变得多元化了,就业圈层从乡村-城市-外省,就业空间也从田地转向了服务行业。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意识到,生计空间的重置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通过简单的地理位置置换就能完成的,还需按照发展目标,切实了解彝族移民的发展需求,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的协调,为彝族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移民再贫困现象的发生。^[11]

3 余思

凉山彝族的易地搬迁可以看成是凉山彝区社会空间最大的一次变迁。这种居住上的空间分布打破了Y县原有的城乡空间结构和空间权力结构,使得空间上的重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移民空间”也是移民身份获得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显见的是,这种整体搬迁的“移民空间”的产生一方面缓和了由于物理空间迁移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身份危机,使彝族移民在安置点里能够延续和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这种“移民空间”也成了—个群体身份确认和认同的重要基础,并在各种国家扶贫政策和帮扶措施中不断被强化^[12]。

Y县彝族移民空间的形成是国家和群体两个行动主体的互动中完成的。从表面上看,彝族移民身份

建构过程为我们展现了外在结构对身份建构的影响以及行动主体对身份的自我认同,其中,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是易地搬迁彝族移民身份产生的关键因素,移民群体自身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则是核心要素。更深层次地说,Y县彝族移民身份建构过程展示的是国家主导的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政策执行中个人生活机遇改变的图景,也是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人,借助群体身份,争取符合自己利益的过程。^[13]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4]从国家发布帮扶政策、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措施、统一规划移民集中安置点,到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进入安置点,国家力量在彝族移民空间不断地改变着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也改变着这些彝族移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Y县移民安置点的彝族移民集中安置点的“移民空间”的形成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5]

参考文献

- [1]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
- [2]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188.
- [3] 王沛沛.国家权力与群际关系:水库移民身份的建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1-46.
- [4] 中共凉山州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N].凉山日报,2015-07-26.
- [5]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188.
- [6] 王园,张敏,罗佳丽.拆迁农民安置区社会空间的重构——以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J].城市问题,2017(10):90-96.
- [7] 四川省支持易地扶贫搬迁的有关政策[OB/EB]. [2024-06-30].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74/2016/6/17/10384698.shtml>.
- [8] 李进.巴渝古镇聚居文化研究[D].重庆大学,2003.
- [9] 吴良镛.中国人居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3.
- [10] 刘浩.从彝族的风俗习惯看彝家民居[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8):39-41.
- [11]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5(6):15.
- [12]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175-188.
- [13] 王沛沛.国家权力与群际关系:水库移民身份的建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1-46.
- [14]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
- [15] 念鹏帆,郭建斌.少数民族村落空间变迁的个案考察——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蝴蝶村为例[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16.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of Relocated Immigrants in Yi Ethnic Areas —A Survey from Y County in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ao Xue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Abstract: The space of Yi immigrants encompas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nts-space-practical behavior”, which is a complex system. In this space, the identity of Yi immigrants is strengthened, while the pattern and function of their material living space have also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pace of Yi immigrants is comple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Yi immigrant group. On the one h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a key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ntity of Yi immigrants who have relocated from their original pla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ponse of the immigrant group itself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also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re element.

Key words: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mmigration spa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Culture change